



非時叢書

第一類第一種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吳耀宗著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第 一 種

大 時 代 的 宗 教 信 仰

吳 耀 宗 著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

民 國 廿 七 年

編輯旨趣

大時代的洪爐，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與思想，放在猛烈的火燄裏，給它一個空前的鍛鍊與鑄鑄。這一個烈火的洗禮，現在還在進行着，我們還不能預料到它將來所賜予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有無數的事要做，有無限的話要說，有無窮的遠象要憧憬、要實現。看呀，全國覺醒的人們不都在那裏流着血、流着汗，在迎接這偉大時代的到來麼？非常時叢書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和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非常時叢書共分三類，每類十種，共三十種。第一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認識」；第二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基督教運動」；第三類的總題是「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向」。現在將這三類叢書的內容，簡略地加以說明。

在第一類叢書裏，我們希望讀者能從各方面去認識大時代——從歷史的詔示，從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國際的現勢，從宗教的信仰，從實際的經驗。我們希望竭力避免主觀的空論，抽象的意識，處處以事

實爲根據，以經驗爲指導，去取得一個對大時代正確的認識，使我們在正確認識之下，能完成大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第二類叢書是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取的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集權國家等等問題，以至基督徒本身的修養與訓練，都加以探討與敘述；一方面使我們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應當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同時也因爲使命的艱鉅，使我們感覺有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在各方面深刻化的必要。

第三類叢書是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的。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許多現行思想的態度，其中比較重要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我們覺得基督教許多的新思潮，與我們的大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應當爲我們所注意。我們更希望：這一點小小的介紹工作，可以作爲未來更大的探討的起點。

這一套叢書，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以基督教作出發點，但在取材和態度方面，却都適合於一般讀者的閱覽與參考。假如這些叢書能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發生一種激勵鼓舞的作用，使他們更能爲真理，爲國家，爲民族而獻身，這便是我們對大時代一點小小的貢獻。

目次

爲什麼這是中國的大時代	一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六
一、統治世界的上帝	六
二、武力不是勝利唯一的條件	一二
三、我們還能愛仇敵麼？	一九
四、爲未來的努力	二八
五、負起十字架	三八
六、不斷的祈禱	四五
七、宗教的真實性	五三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爲什麼這是中國的大時代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接着是八月十三日經過上海事件而展開的全面抗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空前的事件，同時因爲世界現階段形勢的關係，也構成了中國的大時代。

爲什麼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空前的事件？中國受異族的侵略，不始於今日。從戰國到漢代的匈奴，隋唐以後的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入主中原的蒙古，滿洲——他們都曾給過中華民族以極大的壓迫與威脅。然而過去我們的對付只有局部的，和消極的抵抗。秦始皇築長城「以限胡馬」固然是無濟於事，

就是漢武帝數十年的征討，也不能說是全民族反抗力量的表現。海禁開後，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八國聯軍之役，更充分表示着我們應付方法的局部性和消極性。現在，歷史是躍進了，中國以前未曾有過的全民族積極的抗戰，從八月十三便開始了。這一件空前的事件，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也值得我們歡欣鼓舞。

這一件事，所以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件空前的事件，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因爲目前的抗戰，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以前異族侵略我們，我們不能戰勝他們的時候，便暫且屈服，慢慢的把他們同化。在過去，這是絕對可能的，因爲侵略我們的異族，是文化低於我們的游牧民族。可是現在就不同了。我們的敵人，是一個飽吸了現代西方物質文明的工業國家，他們拿着新式的武器，和其他現代侵略的工具向我們進攻，企圖把我們征服，使我們永遠沒有翻

身的機會。假如中國亡於這樣一個敵人之手，我們未來的地位，比之現在的高麗，印度，安南，悲慘恐怕還要過之。那時想要同化敵人，那真是談何容易。所以現在的抗戰，是決定我們民族命運一個重大的關鍵。

爲什麼中國的抗戰在現階段的世界形勢中，構成了中國的大時代？

我們知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過二十年的光景，現在又醞釀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現階段的形勢，有幾個特點。第一是法西斯帝國主義瘋狂地向弱小民族進攻，向民主國家挑戰，以期推翻現狀，解決它們內部的矛盾。雖然它們都想用恐嚇手段來達到目的，竭力避免戰爭，但最近德奧的合併和捷克的事件都清楚地告訴我們，國際間的矛盾，只是一天一天的加深，世界的和平只是不絕如縷。第二，在法西斯帝國主義威脅之下，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却是蓬蓬勃勃，風起雲湧。高麗的復國運動，印度的自治運動，亞比西尼

亞的反抗運動，——這都表示弱小民族力量的方興未艾。而中國的抗戰，更做了這一個解放運動的奠基石。第三，從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後，現在的社會制度，已經呈露了不可補救的破綻，稍有遠見之士，都認為非有根本改革，不足以消弭國內各階層的鬥爭，和國際間由經濟問題所引起的矛盾。儘管在方法上有因時因地制宜的必要，和漸進急進的不同，但這一個澈底改造的原則，在稍能用客觀思想的人，是沒有不承認的。

中國的抗戰與這三種事實有什麼聯繫？對它們有什麼影響？我以為：第一，中國這一次的抗戰，假如得了最後的勝利，她必將成為世界和平一個極大的穩定力量。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國的勝利，將給予世界最兇狂的侵略國家一個莫大的打擊，另一方面，其他侵略國家的力量，也必會因這一個國家的失敗而削弱，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因此也可以延緩下去，甚至可以避免。是以

中國現在雖爲自身的解放而奮鬥，間接也是爲世界的和平而奮鬥。第二，中國是弱小民族之一，中國的抗戰若得了勝利，則世界弱小民族的鬥爭必因此而獲得新的力量。第三，中國抗戰若得了勝利，則由於戰後建設的需要，由於民生改進的要求，由於各黨派已有的團結，由於西方社會鬥爭的血的教訓，中國的社會革命，很有循着和平民主的途徑進行的可能。這一個可能如果實現了，則社會革命的世界運動，因爲獲得新的助力，必會有長足的進展，並且可以減少流血的數量。從這種種的觀察，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抗戰的勝利，不但是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也是世界一切被壓迫者新生命的開始，這不是故意的誇張，而只是時勢所使然。也正因爲這樣，所以現在的時代，成爲中國的大時代。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這一本小書的標題是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這並不是說：大時代的宗教信仰有以異於其他時代的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質是有限的人生在奮鬥中對宇宙間無限的真美善一個亘古的追求；是渺小的人生在軟弱中向創造它的力量的一個懇切的呼籲。這一個宗教的本質在任何時代都應當是一樣的。但宗教在應用方面，却可以因着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表現。從它豐富的寶藏裏，我們可以提取某時代所特別需要的養料，去幫助我們完成某時代所賦予我們的特殊的使命。

根據這一種意義，我們便可以貢獻我們對大時代的宗教發信仰的意見。

(一) 統治世界的上帝

我們以為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首先應當重新肯定一個公義的，慈愛的，時刻刻在管理宇宙萬物的上帝的存在。

在經常的時候，我們相信這樣一個上帝的存在，還不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在一個似乎是正義不彰，醜惡橫行的時候，這一種信念，似乎就不容易堅持了。首先，我們要了解這一種信仰所包含的許多意義。如果上帝是公義的，他必不會讓藐視正義、滅絕人道的惡行，永遠的繼續下去；如果上帝是慈愛的，他必不忍看見千千万萬無辜的民衆被兇暴的勢力所摧殘屠殺；如果上帝是時刻刻在管理宇宙萬物的，那麼，沒有一件事能逃出他的統治的力量之外，也沒有一羣人能永遠違反他的公義慈愛的旨意。拿這一種信仰去應用於目前中國的抗戰，我們便可以相信：中國的抗戰是必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的。這一個信念的根據，並不是因為中國民族是一個純潔無疵的民族，並不因為我

們民族的生活完全適合上帝的旨意。相反的，根據「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道理，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過去二十幾年中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自私，民衆的散漫，處處都給敵人造成絕好的侵略機會。爲過去的這些錯過，我們應當懺悔，我們應當自新。但承認了這種事實，並沒有影響到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我們堅決地這樣相信，一方面固然因爲在過去幾年間，我們在許多方面，的確已經走上了自新之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敵人的兇狂殘暴，背棄公理，違反正義，以自絕於人道，自絕於世界。我們堅決地相信：在一個爲公義慈愛的上帝所統治的宇宙當中，這一種暴行是毫無疑義地要失敗的。

現在的事實，能不能證明我們這種信念是可靠的呢？中國的抗戰，固然還是再接再厲地進行着，但在過去的一年多當中，我們失掉了冀，察，晉，綏，魯，江，浙，皖，鄂九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這還沒有把九一八後所失去

的遼，吉，黑，熱四省的領土算在裏面。假如敵人的侵略，照着這個速度進展，我們所剩下的十六個省區，在兩三年內，豈不是有被敵人完全佔據的可能？到那時，中國的勝利在那裏？上帝的公義在那裏？

我們在這裏不必把中國之所以必要勝利和敵人的所以必會失敗的條件，重新敘述。那些話已經有許多人說過，並且也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我們所要答覆的問題是：上帝是不是必定會彰顯他的公義？如果是，這對於目前中國的問題有什麼關係？首先，我們應當明白：上帝的作爲高深奧妙，不是我們尋常的人，用膚淺的眼光所容易了解的。基督教是一個唯實的宗教，它的信仰，處處以事實和經驗作根據。它並不相信上帝是機械地賞善罰惡的。耶穌曾用過一個稗子撒在麥子裏的比喻，僕人要將稗子拔去，但主人却說：『不必，恐怕拔稗子的時候，連麥子也拔出來。等着收割，先將稗子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

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舊約約伯記一書，就是說明：爲善的人，不一定能免去災禍，作惡的人，不一定會遭遇患難。耶穌自己，更是一個絕好的例。他抱着宣揚福音，拯救人類的宏願，三年傳道，歷盡艱辛，而卒不免於十字架的痛苦。在一剎那間，在『上帝，上帝，你爲什麼離棄我！』的呼籲中，他甚至以爲他所要實現的使命，已經遇到失敗。這些例子表示着什麼？它們並不表示着罪惡戰勝公義，黑暗戰勝光明。相反的，它們表示着上帝的寬大，博愛，容忍：『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然而這一個寬容的上帝，却並沒有把他的公義湮沒：稗子終久是要被焚燒的；約伯終久是要蒙上帝悅納的；耶穌終於是要戰勝死亡的。基督教之所以爲一個有力的宗教，就是因爲它叫失敗變成勝利，死亡變成生命，痛苦變成平安。

從個人的經驗，說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經驗，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

教訓。古代亞歷山大的帝國和羅馬帝國，何嘗不煊赫一時，然而現在都成了歷史的陳跡。成吉思汗的馳騁兩洲，拿破崙的稱霸歐陸，以至威廉二世的叱咤風雲，也都是一世之雄，如今安在？這些建築在武力之上的帝國，所以終必失敗，就是因為它們違反了民族自決自主的原則，所以只能統制於一時，而不能延綿於萬世。就是現在已經被武力征服的國家，我們也不能說它們永沒有抬頭的希望。高麗，印度，亞比西尼亞，和許多其他弱小民族，現在好像是受着千重的壓迫，連喘氣都喘不過來，但是統治者的勢力，終有一天是要瓦解的，被壓迫者的解放，終有一天是要實現的，而原因就是：世界是被一個公義的，慈愛的上帝所統治着，根據「作惡者必自斃」的教訓，沒有人能長久地違反他在世界歷史中所運行着的真理。

我們可以把這一種信念，應用到中國目前的抗戰。我們不是一個先知，我

們無法預知一切未來的事實，但如果『從過去可以推測未來』是一個可靠的原則，那麼，我們便可以得到以下的一個結論：中國的抗戰是要支持下去的，中國最後的勝利可以保證的。在這鬥爭的過程中，我們也許要經過許多波折，遇到許多困難——無論這是由於國內或國際形勢的演變，但這些困難，我們是必定能夠克服的。我們這樣的自信，是由於我們明白：這一次的鬥爭不是帝國主義間你搶我奪的鬥爭，而是弱小民族向侵略者的反抗，為正義和平而戰的鬥爭，而且這鬥爭是具備着許多優勝的條件的。

(二) 武力不是勝利唯一的條件

在中國全面抗戰沒有開始以前，許多唯武器論者，以為中國的軍械，不如日本，中國軍隊的訓練，不如日本，對日本抗戰，必定失敗。自然許多外國

人，特別是所謂軍事專家者，更是這樣的相信。及至中國的抗戰支持了三個月，半年，一年，唯武器論者的推測已經證明不能成立了。日本不但沒有在短期內把中國征服，並且現在已不得不承認，戰爭恐怕要延長到幾年。但是，即使現在，許多人的思想仍然被唯武器論的看法所佔據着。尤其是在戰爭的每一個重要的階段，如南京的陷落，徐州的陷落，武漢的陷落，受唯武器論影響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又重復抬頭。他們只看見中國被佔的領土一天一天的擴大，只看見敵軍一天一天的進展，却沒有看見中國廣大的人力和物力，沒有看見中國正規軍隊和遊擊隊在敵人後方的活動，尤其沒有看見中國此次抗戰所特有的優越的精神條件。

在這裏，我們要把所謂精神條件者，特別討論一下，因為它與我們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很有關係。基督教向來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看得非常重要的。耶穌

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又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們。』又說：『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保羅也說：『主的靈在那裏，那裏便得到自由。』基督教的這些教訓自然很容易變成純粹的唯心論，輕視肉體，輕視物質，輕視現世。事實上，在基督教史裏，這樣的趨向是非常顯著的。但我們絕不承認，基督教是一個唯心的出世的宗教。耶穌說：人活着不單靠食物，他並沒有說：人活着不靠食物。他叫我們不要害怕那可以殺我們身體的，並不是叫我們輕視身體，乃是叫我們靠着萬有之主的上帝力量，以大無畏的精神，抗拒強暴。他叫我們喪掉生命，並不是叫我們逃避現世，去求來世天堂的幸福，乃是叫我們爲真理正義而生活，不惜殺身成仁，去換取真正的生命。

把基督教這些道理，應用到中國抗戰的事實上去，我們便可以覺悟：敵人優越的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一個鬥爭的勝利，自然不能靠武力，但武力決不是勝利唯一的條件，因為還有一個與武力同樣重要的條件，就是精神的條件。中國因為具有這個條件，所以軍事的設備雖不如人，而抗戰的力量，却是愈來愈強，敵人因為缺乏這個條件，所以即使現在佔着軍事上的優勢，其力量終有疲憊之一日。中國是不能用武力去征服的，一般的中國人是這樣的相信，中國的基督徒更是這樣的相信。耶穌說：『溫柔者有福了，因為他必承受地土。』這一句話，歷史已經給它證明了，中國的抗戰，還是要給它證明的。

但是，中國抗戰的精神條件，究竟是什麼？它的力量，有沒有我們所估計那樣的大。基督教信仰，能不能把它加強，把它深刻化？讓我們對這些問題簡略地加以探討。

我們的所謂精神條件，在過去十六個月的抗戰中，已經充分的表示出來。

第一是前線將士的勇敢：他們受着武器上許多的限制，浴血抗戰，前仆後繼，予敵人以極大的打擊，這是有目共見，用不着我們多說的。第二是民衆的堅決：除了極少數爲個人利祿設想而出賣民族的漢奸以外，一般的民衆，都沒有因受到戰爭的損失而發出什麼怨言，或貪圖一時的苟安而主張妥協。不設防城市的轟炸，無辜民衆的屠殺，只增加了人民的憤恨，堅定了他們支持抗戰的決心。第三是國內各黨派各階層空前的大團結。敵人之所以輕視我們，是因我們不能團結，因我們可以被他們各個擊破，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國共是合作了，其他的黨派，也在統一戰線口號之下，捨小異而趨大同了。「抗戰第一」，已經在全民族的意識中，變成了一塊不可動搖的奠基石。即使現在黨派間還有若干的磨擦，若干的猜忌，這些影響民族生存鬥爭的現象，必會隨着時

勢的要求而逐漸減少，以至於消滅。第四是國外民衆對我們熱烈的同情。日本是一個侵略的國家，世界已經一致的公認，但國外民衆之所以同情於我們，却不是因我們的被侵略，而是因我們的英勇抗戰。十幾個月來，國外許多民衆和個人的譴責侵略者，實行排貨，主張集體制裁，一方面是增加我們抗戰的勇氣，一方面是使敵人愈發孤立寡助。自從英法犧牲捷克以緩和歐局後，一般人以為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很有以同樣手段解決中日戰爭的可能，但中國的情形，和捷克完全兩樣，即使他們有這樣的企圖，國外許多能夠辨別是非的民衆，是不會隨從他們的。

爲什麼中國民衆對於這次抗戰，都能不惜犧牲，精誠團結？爲什麼國外民衆，看見我們發動自衛之戰，都能主張公道，維護正義？這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的世界還不是通常一般人所想的，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在這

世界，真理與正義還存在着。它表示於千千萬萬中外民衆對這次戰爭的態度；它表示於各弱小民族對統治者方興未艾的鬥爭；它表示於全世界被壓迫者對於剝削制度的反抗。這許多革命的勢力，將要匯成一條鴻流，使侵略者與壓迫者顧此失彼，而手足無措。從唯物物的觀點來說，這是社會必然的演進；從宗教的觀點來說，這是上帝旨意的運行。宗教家的信仰應當是不可動搖的，因為他不但把握着此時此地的事實，也把握着亘古不變的真理。古代的先知，在一個國家飛黃騰達之際，可以預斷他的滅亡；在一個民族掙扎圖存之時，可以決定它的興盛。在中國抗戰的現階段，曲直之分，勝負之理，更昭然若揭，不許我們有絲毫懷疑的餘地。耶穌說：『人活着不單靠食物』。把這句話的精神應用到中日戰爭上去，我們也可以說：『民族的生存，不單靠武力。』

(三) 我們還能愛仇敵麼？

我們相信，中國的基督徒中的百分之九十，是贊成中國的抗戰的。然而除了一部分認為戰爭——至少是抵抗侵略的戰爭——並不與基督教精神衝突者外，其餘的對這個問題，多數有若干的保留，而理由是很顯明的。基督教是一個講愛的宗教；耶穌教我們愛仇敵，教我們饒恕侵犯我們的人，教我們被人打右臉的時候，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他被捕的時候，門徒拔出刀來要保護他，他却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當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他還要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他對於個人是這樣，他對於猶太民族，也還是這樣。有人告訴他加利利人愛國者被彼拉多殺死的事，他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

受這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加十三章一至三節）他對着耶路撒冷哀哭；預言它將被燬滅。（路加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四節）最奇怪的是：猶太人要把他釘死，而彼拉多却說，找不出他有什麼錯處。（路加二十三章十三至十五節）後來彼拉多因逾越節要釋放一個囚犯，大衆所要求釋放的不是耶穌，而是曾經在城裏作亂殺人的巴拿巴。（馬可十五章七節）

以上，這些引據是太明顯了。耶穌是一個唯愛主義者，他不主張以惡報惡，他不主張武力革命。自然我們也可以從福音書裏舉出若干例證，證明耶穌也主張用武力（例如耶穌在聖殿裏趕走作買賣的人，推倒他們的桌子凳子。）但是這些例證，遠不如我們在上面所舉的例證的有力而能代表耶穌整個的人格。由於這一件事實，我們在多數的基督徒中便發見一種特殊的現象。他們一

方面感覺戰爭的不可避免——尤其是像中國抵抗侵略的戰爭——因而在某種條件之下，贊成戰爭，擁護戰爭，但是，在他們宗教意識的最深處，他們曉得戰爭是與基督教的精神不相容的，他們曉得耶穌所指示的愛人，饒恕，以善勝惡的道路是人類得救唯一的道路。於是他們躊躇，疑惑，既不肯做一個澈底的唯實主義者，又不能做一個澈底的理想主義者。怎麼辦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現在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中，似乎有三種明顯的趨勢。第一種趨勢是承認耶穌唯愛的理想，但認為這個理想不能，也不必，實行於現在，而理由是：人類是不完全的，是有罪惡的趨向的，以極理想的標準，用之於不完全的人類，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好坦白地承認武力與戰爭的需要，而設法減少其弊害。第二種趨勢是承認耶穌唯愛的理想，同時主張即知即行，把它作為我們今日個人與集體行動絕對的標準。持這種見解的人反對一切的戰

爭，甚至不主張中國抗戰，以為戰爭的結果，是生命與財產的燬滅，是仇恨的增加，即使有一方面名義上得到勝利，也是得不償失。第三種趨勢是介乎這二者之間的。它是承認耶穌唯愛的理想，同時也因為人性中罪惡的趨向，承認這個理想不能實行於今日，甚至永遠不能實行，因為人類永遠沒有完全之一日。但它却反對第一派的失敗主義，認為我們在不理想的環境中，仍然應當向着理想追求，即使不能完全實現理想，也要努力使我們的行為，愈來愈與它接近。在另一方面，它也反對第二派不顧現實的理想主義。它並非不分皂白地反對任何戰爭，（這一派人是贊成中國抗戰的），同時它也覺得，我們即使是從事於正義之戰，也是不能無疚於心的。

以上三種意見，都沒有給我們一個完全滿意的解決。第一派雖說是尊重現實，而實則趨向於承認現狀，與現狀妥協，有時甚至替反動的勢力辯護。第二

派有追求理想的美名，但這追求是完全離開現實的，因為它對於現實無力控制，所以它的結果，也等於由放任而至於縱容。第三派似乎是依違兩可，但它是行動的，是帶着革命性的。它既不是軟弱的現實主義，也不是空虛的理想主義；它叫我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中，勇敢地用不理想的方法，去應付現實，同時叫我們深深地認識我們的缺欠，不斷的向着理想追求。

第三派意見，比較上似乎是我們最能夠接受的，它尤其切合於我們中國現在形勢的需要。假如我們從基督教的觀點根據這一派的意見，去應付中國的問題，我們便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一)耶穌是一個唯愛主義者，唯愛是社會生活的理想，這個理想的實現，是每一個基督徒所祈求的，也應當是他的追求的對象。(二)但我們不能希望這個理想社會馬上實現，甚至我們不敢說它有沒有實現的一日，因為我們知道人性是善惡混雜的。惡的成分一日不能消滅，則理

想之完全實現，卽一日不可能。至於我們自己，在不得已的時候，如果我們是永遠把理想放在面前的，我們即使做了不能與理想完全適合的事，我們還是已經盡了基督徒的本分，也許我們是成全了上帝對我們此時此地的旨意。(二)說到中國的情形，我們覺得有幾種事實，使中國的基督徒，甚至世界的基督徒，對中國的抗戰，不能加以反對。第一是中國的抗戰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抵抗侵略的戰爭。第二，中國是一個大國，日本是一個小國，除武器以外，中國具備着許多其他優勝的條件。耶穌對當時猶太的民族革命運動之所以不同情，除了原則的問題外，大概還覺得猶太是一個蕞爾小國，與龐大的羅馬帝國相較，勢力懸殊過甚，鬥爭起來，無異以卵擊石，所以它對耶路撒冷哀哭，預言劫運之來到。假如這一點也是唯愛主張中的一個成分，它至少不適用於今日的中國。第三，中國的民衆絕大多數是非基督徒，對於唯愛主義，不但不能接受，並且

還沒有了解，甚至沒有意想到它的存在。因此，中國的抗戰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在這種情勢之下，放言高論，從絕對理想的觀點，說中國應當怎樣怎樣，這無異癡人說夢。（四）我們並不反對那些主張即知即行的，在個人生活上，努力實行唯愛，即使是不完全地。他們也許同情於中國的抗戰，但他們自然拒絕直接參加戰爭。（他們能不能避免參加間接的戰爭，却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因為現社會的生活是機體的，是息息相關的。）他們的貢獻，就是把唯愛的理想活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不致於很容易地接受現實。但他們必須把他們的理想表現在兩件事上：第一，他們必須與一切被侵略者完全打成一片，即使他們只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給他們服務；第二，他們必須對侵略者加以毫不留情的攻擊，即使這攻擊是發源於他們對侵略者的愛惜。這兩種表現可以說是唯愛的基本精神，它們也正是耶穌一生所表現的精神。但這種精神

的表現，其結局是十字架，因為唯愛與十字架是分不開的。沒有這種精神與決心，我們便不配談唯愛。

事實上，在現在中國的抗戰，我們不能看見這種唯愛精神的表現？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戰爭本來就和唯愛不相容的。但我們若深刻地觀察一下，我們便可以發見，就是在這一次慘酷的戰爭中，在中國方面，也有許多與唯愛的精神一致的事實。第一，大多數的中國民衆都清楚地認識，這一次戰爭，並不是兩個國家間的鬥爭，而只是一個國家的民衆對另一個國家軍事法西斯的統治者的抗戰。中國的民衆對日本的民衆並沒有絲毫的仇恨，相反的，他們十分同情於日本的民衆，因為他們受着他們統治者的欺騙，蒙蔽，壓迫，被他們驅逐到戰場上去當砲灰。日本的反戰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在中國各處受到熱烈的歡迎，便是一個明顯的例。第二，各戰場上

日本的俘虜，受到中國當局十分優渥的待遇，這表示中國並沒有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方法，去對付他的敵人。第三，許多在社會認識上比較清楚的人，甚至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侵略者，也並不抱着什麼仇恨的心理。他們知道：現在的侵略者是某種社會制度的產物，他們所要打倒的是制度，而不是個人，因為制度打倒了，則侵略者亦必隨之而消滅。自然，我們若要打倒侵略的制度，就不能不打倒代表這制度的軍閥，但假如我們認清了我們所要消滅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我們便可以免去對人的仇恨心理，和從這心理所產生的無意識的手段。在上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交戰國雙方都製造許多謠言，彼此詆譭。尤其是協約國方面，把德國軍人，甚至德國民衆，恨到極點。他們是要拿恨來鼓起人民參戰的情緒。但在中國的抗戰，我們不需要恨，我們只需要愛。我們愛日本的民衆，我們甚至愛日本的軍閥，因為我們的抗戰，是爲中國的解放，也是爲

日本全民族的解放。在這瘋狂的侵略戰中，敵人的飛機大砲，燬滅我們的家室，屠殺我們的人民，談愛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穌在十字架上，不還是祈禱着：『父啊，父啊，請你饒恕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明白』麼？學着他的榜樣，即使在抗戰中，我們還是可以愛仇敵的。

(四) 爲未來的努力

基督教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上帝是絕對的，人類是相對的。人的壽數有限，人的知識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性中的良善更是有限。但是上帝——他是超乎時空限制的實在。我們對於這個實在的全體，甚至對他的部分，沒有方法去完全把握與了解。但我們從我們有限的生命與經驗裏，未嘗不可以窺見這實在的一個大概。我們說我們的壽數有限，因為我們知道宇宙的年

代是無窮的。我們說我們的知識有限，因為我們知道已知的真理和可知未知的真理相較，無異滄海之於一粟。我們說我們的智慧有限，因為我們對於一件事的前因後果，利害得失，沒有法子在一個時間裏客觀地完全認識清楚。我們說人性中的良善有限，因為我們無論怎樣努力，總免不了多少以自我為中心，把別人的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不像我們在宇宙間所見的大公無私的現象：

『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雨下給義人，也下給不義的人。』我們的這一切，都是相對的，但我們之所以知道它是相對的，却因為是有絕對者的存在，正如我們之知道有黑的顏色，是因為有白的顏色的存在。這個絕對的，這個可以任我們去發掘，也不斷地向着我們顯示，而還沒有完全開展在我們眼前的實在，便是我們的所謂上帝。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又說：

『爲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保羅說：『深

哉上帝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踪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

基督教的這一個觀點，對於我們的大時代，有什麼關係？直捷了當地說，它是給我們一個警告，它叫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遠，更高，更深，好像從一個高山頂上，把眼前的一切——它們地位的先後，它們彼此的關係，它們可能的演變——都看個清楚，把現實更深切地把握着，而不致患着近視病，或發生什麼幻想。這個警告叫我們不只看局部，也看全體，不只看現在，也看將來。總一句說，它是叫我們「以上帝的心為心」，在上帝的完全與良善之下，認識我們所努力的，所意思的，所成就的，這一切的相對性，在他的引導之下，向着未來的追求。

讓我們把這個觀點，應用於抗戰建國中的中國，使我們可以了解它對目前應有的涵義。

第一，我們的抗戰是爲中國的自由平等而戰，但我們的動機，並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我們說『抗戰第一』，我們甚至說：『國家高於一切』，『民族高於一切』，但這只是將國家民族的鬥爭與個人生活對比起來的說法，而不是說我們可以爲國家民族而抹煞一切真理。基督教是超國家，超民族的，他最後的目標，是一個大同的世界。我們並不把大同的理想，機械地盲目地解釋，說我們馬上可以不需要國家，不需要作民族自衛之戰，因爲我們明白：一個大同的世界，只能建築在自由平等的國家與民族的基礎之上。一個只有奴主關係的世界，即使完全沒有了國別，也不配稱爲大同世界。但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敵人瘋狂的殘暴政策不斷的進展之下，我們很容易把視線轉移，把對主義對制度

的鬥爭，變成對個人對集團的恨惡，這樣，我們不但歪曲了抗戰最高的意義，也要失去全世界覺悟民衆的同情。即使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危險，我們也應當在這時候，加深我們的認識，使我們對這次的戰爭，可以永遠保持一個正確的態度。

第二，基督教主張尊重人格，尊重個性，要每一個人都得到豐盛的生命。一方面，它深深地了解人的缺欠，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它把人看作上帝的兒子，說他有我們平常所意想不到的可能。在抗戰建國的時期中，這一種教義，至少可以在兩方面上應用，第一是政治上的民主，第二是經濟上的民生。第一點的重要性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抗戰自然要靠民衆的力量，建國更是離不開民衆，一切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都要有民衆的力量做後盾，才能達到它們的目的。但是假如沒有民主的政治，則民衆的力量，決

不能充分發揮。在法西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內的危機，利用羣衆的弱點，造成獨裁政治，蔑視人民的個性，剝削人民的權利。在好聽的口號之下，人民固然可以被騙於一時，但他們終於要覺悟：獨裁者的企圖，是和大衆的利益相反的。在這時候，他們終必推倒獨裁，而代之以真正爲大衆謀幸福的民主政治。在現在的中國，我們的情形，和法西斯國家，完全兩樣。在救亡圖存的鬥爭中，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用不着欺騙民衆，也不能欺騙民衆。人民愈有自覺自動的能力，則他們愈能與政府合作。因此，我們必須使民主政治成爲支持抗戰建國的一根偉大的柱石。在不違反我們所承認的國策的條件之下，我們要爭取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要消滅政府對民衆的懼怕，要使民衆對政治上的設施，有發言的機會。總一句話說，我們要使政府成爲人民的政府，這樣，我們才能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

關於民生的問題，我們更有對它深切認識的必要。戰爭是一個大的毀滅，在抗戰期中，更是在抗戰結束以後，人民生活上的痛苦，和救濟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的所謂民生問題，其意義不止於此。在本文的開始，論到大時代的意義的時候，我們說過，我們現在是在一個社會制度演變的時期中。一方面，資本主義，從世界經濟恐慌以後，已經露出不可補救的破綻，不能調和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侵略中國，原因自然很複雜，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是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試驗，雖然還沒有達到一個理想的階段，却已清楚地給我們指出一條可走的路。雖然現在還有人替舊制度辯護，想在它的崩潰過程中，延續它的生命，但稍有思想之士，都知道我們不能不另闢蹊徑，謀根本的改革。

中國的社會革命，將要採取什麼形式？它能不能避免流血的慘劇，循着和

平的途徑進行。這些問題是許多人在問着的。不幸地，過去十年間國共的關爭，和它所給予我們的損失，使許多人對這些問題，存着牢不可破的成見。甚至有些人因為反對共產黨，便連社會改造的需要，也加以否認。但十幾個月的抗戰，對這些問題，却給了我們許多光明。現在國內許多肯客觀地思想的人，對以下的幾種趨勢，意見似乎已漸趨一致：（一）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我國兩個主要的政黨，他們必須合作。現在的統一戰綫，不但在抗戰期中需要，抗戰結束以後，還是應當維持的。（二）抗戰結束以後，我們在戰區，甚至在其他區域的工商業，即使沒有完全燬滅，也必遭受了極大的摧殘。在這時候，我們必須鼓勵私人資本，以樹立復興的基礎。但若重工業，應當由國家經營。（三）到了一個相當時期，便要實施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使生產工具不致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四）從有限制的私有制度，用和平民主的方法，過渡到

社會主義的社會。

假如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我們便可以用比較少的代價，轉變到一個新的社會，以完成我們大時代的使命。但這只是一個理想，實行的時候，必定會遇見許多的困難，發生許多的波折。理想的實現，還是要我們去奮鬥的。

第三，我們說過上帝是絕對的，人類是相對的；我們指出我們所意思的，所努力的，所成就的，這一切的相對性。一個基督徒的態度，應當有兩個特點。一方面，他對於他所認為應當做的事，是不顧一切，用全力以赴之的，因為他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逐漸了解與完成上帝對他的旨意。另一方面，在做事的時候，在事情完結的時候，他却是永遠保持着謙卑的態度，因為他知道他免不了錯誤，免不了偏見，免不了在似是而非的自信中，違反了上帝的旨意。他赴事的態度，是堅決而勇敢的，但同時他却永不自足地預備着接受新的真理，

即使這真理給他的自尊心以一個意外的打擊。

把這觀點應用到目前中國的問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覺悟。我們說上帝是公義的，是慈愛的，說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但我們却沒有法子預斷，一切的事，將要取什麼歷程。也許事實的表示，似乎是上帝的公義與慈愛，永遠不能彰顯，我們最後的勝利，永遠不會來到，但這只是我們一偏的局部的看法，而不是絕對的永恆的真理的詔示。其次，假如我們的勝利終於來到，上帝的公義，終於彰顯，我們却又要避免另一方面的錯誤。我們付了極大的代價，自然也抱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期望每每超過事實，正如我們對辛亥以後幾次革命的期望，超過了它們以後所造成的事實一樣。事實與期望不符，我們便多少又要悲觀，又要幻滅。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階段的完成，只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再其次，假如我們在抗戰勝利之後，接着又把建國的任務完成，民

主政治實現了，社會革命成功了，從表面上看，似乎我們已經達到所懸望着的目標的終點，但事實上，這只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另一種新努力的起頭。人類的弱點，永遠不能完全克服，人類的目標，永遠跟着成功而前進，人類的進步，也因此而永無止境。我們的一切，在上帝的完全之下，都是相對的；相對的人類，只有永不止息地向着上帝所顯示着的無限的真美善追求。

在現在嚴重的形勢中，這許多預想到未來的話，似乎都未免杞人憂天，無關宏旨，但它們是每一個基督徒應有的展望，是他觀察事物的準繩。正惟他有這樣遠視闊步的胸襟，所以他能夠不患膚淺的近視病，也不作毫無根據的空想，而腳踏實地，邁步前進。

(五)負起十字架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中心；沒有十字架，便沒有基督教。基督教的誕生，就是在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時候。假如耶穌生於今日，他必定會對我們說，如同他對他當時的門徒和羣衆說：『負起十字架！』

『負起十字架，』這一句話對生活於大時代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在這十幾個月當中，我們有一個很普遍的口號：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一個口號是十字架最顯淺的一種涵義。無疑的，我們現在連這初步的責任，也還沒有盡到。許多有錢的人，不是專在外匯上打算盤，便是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享樂。許多有力的人，不但不參加救亡工作，還要把靈魂出賣，替敵人當漢奸。但是，即使我們已經一般地盡了出錢出力之責，這還是不夠的。抗戰建國對我們的要求是太大了，它不但要我們出了最後的一分錢，和最後的一點力，它還要我們忍受許多精神上的痛苦，要我們把精神磨煉，把心理更新。

首先，我們不應當、也不能夠、躲避的，是生命上的危險。從抗戰開始以後，前方死傷的將士，已經超過了一百萬，他們以血肉之軀，冒着敵人優越的炮火，奮不顧身，前仆後繼，造成一頁可歌可泣的光榮歷史。在戰區之內千萬萬無辜的民衆，受敵人殘暴的轟炸與屠殺，家室蕩然，骨肉離散，可以算是一個空前的浩劫。他們或則殺身成仁，或則忍痛犧牲，都已經負起了十字架，走在我們的前面。至於我們後死的，我們更不應當顧慮到戰事所加於我們的危險，而有所畏懼。在今日，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可以稱做絕對安全的處所：我們即使不死於火綫之下，也可以死於敵機的轟炸，死於漢奸的謀殺，死於抗戰所加於我們的種種艱辛與痛苦。但就是這樣，應做的事，我們還是要做，應說的話，我們還是要說。只有大無畏的精神，能夠保證民族的生存，一切的畏縮，只有引領我們到一條必死之路。

其次，我們也不能避免物質上的損失。現在我們許多重要的城市，經過敵人無情的轟炸，已經變成焦土。財產的損失，商業的損失，職業的損失，簡直是無從計算。這樣的燬滅，一方面固然是更堅定了許多人擁護抗戰的決心，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少數游移分子，發生幻想，只爲個人利益打算，而妄冀和平。但是，從廣州與漢口失陷以後，民意的表示，是一致的主張抗戰到底，機會主義的和平論調，至少在現在是無法抬頭。現在大家都感覺着，爲民族的解放，我們應當不惜付任何物質上的代價。必有這樣的決心，我們才可以在持久的關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

再其次，我們若要負起十字架，還需要一番精神上的煅煉。從全面抗戰發動以後，我們還有坐擁軍權，不戰而逃的將領，還有互相猜忌，玩忽防務的官吏，還有營私舞弊，劣跡昭著的公務人員，自然還有許多乘機漁利，壓迫民

衆的地方當局和土豪劣紳。我們天天喊着精誠團結，但是權勢地盤之爭，使黨派之間，個人之間，還是時常發生磨擦。這一切現象之所以發生，都由於我們還沒有實行『國家高於一切』，『民族高於一切』的原則，使個人生活和集團生活完全受它的支配。我們現在不必去算舊賬，但我們要知道：我們過去的個人主義，是演成現在嚴重的國難一個重要的因素，也要知道：只有將這些腐惡的現象清除，我們才能保證未來的勝利。自然有許多人是不能用理論或情感把他們說服的。他們何嘗不懂得理論，他們何嘗沒有情感，然而理論和情感，終敵不過自我的擴大，主觀的蒙蔽。但是，在民族鬪爭的烈火裏，這些腐惡的現象是終必被剷除的。在淪陷的區域裏，凡是還能有民衆組織的地方，腐惡的分子，已經沒有立足的餘地；在廣大的後方，他們也必因時勢的要求而不能長久保留他們的地位。至於我們自己，在經常的生活裏，恐怕我們沒有一個

人能完全克服以自我爲中心的傾向。我們爭名譽，爭地位，爭面子，爭意氣，甚至有時把一點點的小事，擴大了，歪曲了，顛倒了，使它成爲民族自救的偉業的障礙。克服這種傾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這是我們當前一個迫切的任務，也許它的重要性，不減於前綫的鬪爭。我們與其讓時代的烈火把這些障礙清除，何如現在先作主觀上的努力，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慘痛。我們要踴躍赴義，見危授命；我們要『天天背着十字架』，使我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能適合當前的需要。

在大時代中，我們最需要從基督教領會的，是耶穌偉大的犧牲精神。耶穌的性格，同我們普通的人是一般無異的；他有物質上的需要，他有虛榮心的試誘，他對痛苦有敏銳的感覺；因爲他是人，所以也具着人的弱點。然而我們對於他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却不得不驚奇讚嘆，認爲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企及的。

我們之所以景仰他，不止在他的一死，——死是比較容易的，而在他的能以上帝的旨意爲旨意，不惜把個人的願望，完全放棄，甚至在將死之頃，還以爲是上帝把他離棄了。他的生活是整個的以上帝爲中心，而不是以自我爲中心的；以上帝爲中心的生活，生也好，死也好，它是『天天背着十字架』的生活。倘不是這樣，生只是做了自我的奴隸，死亦未必有多大的意義。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他是懂得十字架的意義的，他的一生，就是他這一句話的註腳。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所以有這樣的感覺，並不是由於理智的說服；耶穌死後，千千萬萬的基督徒所以對着十字架上的形像而不得不稱他爲主，甚至奉他爲神的，也不是由於理智的說服。在十字架上，他們似乎是窺見了宇宙中心的奧祕；在十字架上，他們所看見的，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失敗而是勝利；在十字架上，他們

似乎看見上帝自己爲世界而奮鬥，而痛苦，而流淚。這不是理智，也不只是情感；它是生命，靠着它，人類才能生存，宇宙才能維繫。在現在艱苦的民族革命歷程中，只有十字架的生命能使我們剛強，使我們忍受一切痛苦，而不肯向罪惡與強暴屈膝。

(六) 不斷的祈禱

我們爲什麼要不斷的祈禱？在一個基督徒，祈禱是什麼時候都需要的，但在一個動亂的時代，祈禱是尤其需要。但我們並不主張像一些人那樣盲目地去祈求『和平』。有不少和平的願望是不問是非黑白的，是畏怯和逃避現實的心理所促成的。即使這樣的『和平』能夠實現，那也只是奴隸式的遷就，而不是爲正義真理奮鬥的宗教精神的表現。宗教的精神不是懦弱，不是姑息，不是妥

協。耶穌說過：『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分爭。』和平固然是我們所企望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渴望和平的原故而犧牲真理與正義。

然則我們應當爲什麼祈禱？

一個基督徒在祈禱的時候，他應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需要，也不是別人的需要，而是爲一切祈禱的基礎的，上帝的臨在和他的真理的領導。在主禱文裏，耶穌開頭便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我們要在神聖的天父的面前，以至誠謙卑的態度，承認我們的偏狹，承認我們的軟弱，去祈求真理之靈的指示。抱着這種態度，我們所祈求的一切，才能在上帝旨意不斷的啓示中成全。我們處在現在國家多難的時期中，我們的情緒是緊張的，我們的眼光和態度都免不了受着許多時間上與空間上的限制，我們首先要

祈求的，就是從這些限制中被解放出來，使我們可以與客觀的真理接近。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自然也會想到千千萬萬在大時代的洪爐中遭遇着苦難的人。我們中間有些人已經身受這樣的苦難，也有些人始終在平安的環境中生活着，但無論如何，我們想到他們的時候，便不能不重新感覺到我們是一體的，我們要共安樂，也要共患難。假如我們的生活是沒有多大問題的，我們便要拿出我們所非必需的，去和在饑餓中，在寒冷中的人共享，同時對於我們自己所能享受的，我們也更覺得它的寶貴，更能存着一個感謝的心。即使我們多少也受着同樣的苦難，假如我們曉得這不是我們個人所獨有的，而是無數的人的遭遇，我們也會因此而減輕了我們的痛苦。祈禱——與聖潔的天父作靈性的交通，能使我們的想像更活潑，使我們的感覺更敏銳，使我們在道德上不願意做，或者不能做的事；因着宗教更新的力量，便能欣然從事，正如保羅所說

的：『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在祈禱的時候，我們也不能不想到我們敵國的人民，即使這是很不容易的。在他們勝利的慶祝聲中，我們看見他們許多孤兒寡婦的熱淚，在我們的民衆被屠殺的時候，我們也看見他們在苛捐重稅下掙扎，在窒息的壓迫下呻吟。我們不但想到我們的敵國，我們也會想到全世界，尤其是歐洲，在火藥氣中過着極度緊張惶恐的生活的羣衆。他們不得不把麵包變成子彈，把奶油變成火藥，在一剎那間，戰爭爆發了，他們便要千千萬萬地去犧牲。這簡直是一個瘋狂的世界，這樣的形勢一天存在着，我們便一天不能安居。我們恨惡戰爭，我們更恨惡造成戰爭的制度。所以我們爲敵國的人民祈禱的時候，爲全世界的人民祈禱的時候，便不得不祈求舊制度的崩潰，新制度的長成。我們還要祈求慈悲的上帝，使我們在這必然的演變中，能夠減少恐怖與流血的成分，使我們經

過一番痛苦的經驗以後，就能永遠消滅戰爭對人類的威脅。

想到我們自己，我們所要祈禱的就更多。許多人看見敵人不斷的進展，就失掉他們對上帝的信仰，甚至懷疑着上帝的存在。在淪陷區域裏，由於環境的關係，許多基督徒幾乎看不見前途有什麼光明。也有些人，雖然明知在這一次的鬪爭裏不應當有對民族的仇恨，却因為情感的驅使，不免受狹義愛國主義的支配，以侮蔑的稱謂，加於敵國的民衆，甚至抱着復仇的觀念，喊出削平敵國的口號。但是最大的危險，還是我們苟安的心理。抗戰的代價是太大了：我們個人所感受的痛苦，和國家所遭遇的困難，似乎是與日俱進。從廣州漢口失陷以後，一部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爲着恢復他們的經濟利益起見，不惜主張我國停止抗戰，向日本妥協。他們處在隔岸觀火的地位，對我們痛癢不關，原無足怪，但恐怕在我們自己稍有點資產的民衆裏面，也未嘗沒有這種心理。

在被佔領區域裏，在敵人甘言誘惑之下，這種心理，更是容易滋長。如果敵人因此便得穩定了他們的地位，並以此而對外號召，這無異把我們過去偉大的犧牲，付諸流水。凡此一切，都是我們所要祈禱的。我們要讓上帝加增我們的信心，開展我們的眼界，鍛煉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在持久的鬪爭中，出生入死，頗運困苦，而無所顧惜，無所畏懼。這樣，我們才能在大時代裏發揮能夠戰勝一切的偉大的宗教精神。

祈禱是信仰基督教者的生命，它是把軟弱化爲剛強的唯一的祕訣。它令我們親近上帝，從這天人交感的當中，使我們進入一個光明，愉快，勇敢的生活。我們在聖經中可以得到許多見證，現在謹舉數則，列在下面，以作我們個人自修自勉之一助：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歌羅西四——二）

『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言一六——三）

『耶和華是我的盾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詩篇二八——七）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詩篇一四五——一八）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耶利米三三——三）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約翰一六——二三）

『堅心倚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們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耶

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以賽亞二六——三，四）

『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詩篇五五——二二）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篇二七——一四）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加利亞四——六）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以賽亞四三——五）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馬太一九——二六）

以上所引的話，除了保羅的和耶穌的以外，其餘都是猶太的先知們所說的。猶太的民族，歷盡千辛萬苦，至今還是流亡於全世界的角落裏，連祖國都沒有了，然而始終支持着他們，使他們永遠團結，永遠奮鬥，永遠抱着希望的，就是他們對上帝的信仰與靠賴。我們現在所歷的艱辛，雖然性質並不一樣，但它的需要我們恆切的祈禱，却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能有這樣的修養，任何的困難

與痛苦，都不能把我們壓倒。

(七) 宗教的真實性

我們在本書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章裏曾說過：『宗教的本質是有限的，人生在奮鬥中對宇宙間無限的真美善一個亘古的追求；是渺小的人生在軟弱中向創造他的力量一個懇切的呼籲。』用宗教的術語來說，這就是人對上帝的崇拜，仰望，依靠，祈求。這是本書的基本觀念，本書對於大時代所發揮的許多意見，都建築在這個觀念之上。但這個觀念是否正確的，或者即使是正確的，我們是否必定需要它，尤其是在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認為是不能抹煞的，因為現在有許多人，尤其是對於『新』哲學或社會科學有點研究的，即使不積極的反對宗教，至少也認為宗教是非必要的。所以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作一

個比較滿意的回答。

但答覆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本書剩下的有限篇幅所容許的。並且宗教最主要的領域是精神和心理的現象，多少帶點玄學性，並不像一般科學之可以用實驗的方法來證明的。既是這樣，即使用了許多話來作詳盡的解釋，也未必能使人完全心折。宗教起信的途徑不在於理智的說服，而在於心靈的接受，它的道理是要在生活中的體會與領悟中得來的。但是理智上的解釋，却也不是不需要的，因為如果沒有理智的基礎，則信仰何以別於迷信？因此，我們在本文結束的時候，不得不在「宗教的真實性」這個題目上說幾句話。

最容易使人發生疑問的，恐怕是上帝存在的問題。上帝是不是我們幻想中的虛構？抑或他確有客觀的真實性？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證明他的存在？這些

問題是浸淫於以人文思想爲基礎之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尤其是受了現代思想影響的中國人，所必定要問的。

我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說：上帝是一個客觀的實在，上帝不是幻想中的虛構。人在宇宙間看見許多現象——物質界的現象，社會裏的現象，個人心靈的現象。從這許多現象裏，他發見了一些普遍的原則；拿最簡單的來說：水煮成汽，露結爲霜，這是物質界的原則；人需要互助，人不能離羣獨立，這是社會生活的原則；人的思想受情感的支配，也受環境的支配，這是個人精神生活的原則。這些原則不是人所創造的，它們存在於一切自然現象裏。（社會生活和個人精神生活也是廣義的自然現象。）人可以把它們利用，却不能把它們修改；人可以局部的一時的違反這些原則，人也可以運用這些原則去造成新的現象，或發現新的原則，但人終不能逃出這些原則的支配之外。明白了這一點，

是明白宗教的初步。

但是看見許多現象，發見許多原則，這並不是宗教，它只是物理學，社會學，心理學……從事於研究它、應用它的人也不是宗教家，而只是一些牛頓，克魯泡特金，弗洛伊德，馬克思。宗教的起點，是把這些客觀的東西統一化，人格化，情感化。宗教家，同科學家一樣，看宇宙是一元的，是統一的；但科學家是把這一元的東西，看爲是自然的，而宗教家却把它人格化，正如詩人在詠着『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的時候，把自然現象人格化了一樣。爲什麼要把它人格化呢？因爲人不只是理智的動物，也是情感的動物。人明知道死是必然的現象，却不能不悲哀，不能不恐怖；人明知道憂慮是無益的，却免不了輾轉反側，縐眉蹙額；詩人明知道風是沒有感覺的，却不能不把內心的情緒反映到無知的事物上去。

在宗教，這統一化，人格化，情感化了的宇宙，究竟能發生什麼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叫人感覺這宇宙是有規律的；這規律雖則並不是處處替人打算，——因為人常常遇到無可解釋的災難，但就大體而論，如果人肯與它合作，它是與人的最高願望一致的，是能夠實現人的理想的。用自然主義的話語來說，這就是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用宗教的話語來說，這就是保羅所說的：『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宗教家把這客觀的力量稱作上帝，稱作天父，這並不是因為他相信這力量是像帝，像父。有限的人類，貧乏的名詞，怎能給這貫徹宇宙，統轄一切的力量一個確切的稱謂呢？他的所以稱他作上帝天父，只是要象徵着這力量對我們的親切，對我們的指導，對我們的權威。在他向着理想追求的時候，他知道他不是孤獨的，而是與一個偉大的力量同工的。在他成功的時候，他不會覺得驕傲，因為他知道他的所以能夠成功，

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於他主觀上的努力，而大部分却由於客觀條件的許可，這客觀條件的力量，也就是他所稱爲上帝者的力量。在他失敗的時候，他也不會感覺懊喪，因爲他知道，如果失敗是由於他自己的錯誤，這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是由於外來的阻力，這阻力是可以因他的信仰與努力而消滅的。即使失敗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他也會從失敗中得到教訓，而不致怨天尤人。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基要主義者的所謂「榮耀上帝」。這一句話常常被人文主義者所抨擊，因爲他們以爲人是要爲生活而生活，不是要爲什麼「上帝」而生活的。他們的所以有這樣的攻擊，是由於他們沒有了解這句話的意義。所謂「榮耀上帝」就是照着宇宙的規律，客觀的真理而生活的意思，也就是耶穌所說的：「爲真理作見證」的意思。一個宗教信仰者能夠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的時候，便是他的宗教信仰到了登峯造極的時

候，也就是他得到了「重生」的時候。到了這個階段，他的生活是光明的，是愉快的，是勇敢的。因為他的主觀的要求已經和客觀的真理打成一片，所以他再沒有心理學家的所謂分裂的人格。他能隨着真理而進步，而不致被許多互相矛盾的慾望弄得支離破碎。

這樣的信仰是帶着科學性的，它的所謂上帝，並沒有離開客觀事實的顯示。由於我們對客觀事實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對於上帝和他的旨意，也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們不否認宗教是在客觀的事實上加了一點煊染，如同詩人在客觀的事實上加了煊染一樣。這樣的煊染自然有離開客觀事實的危險，這在宗教思想史上可以找到許多例證，但只要我們保持着實證的精神，隨時用理智去控制情感，這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除了上帝的問題以外，還有一個連帶的問題，就是祈禱的問題，這恐怕也

是受過現代思想洗禮者的一塊絆腳石。其實祈禱並不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如果我們對上帝的認識，必須靠着客觀的真理，祈禱只是使真理更能向我們顯示，使我們更能接受真理之心理上的準備。在祈禱的時候，我們似乎是面對着真理之海，讓它把我們主觀的思想，慾望，祈求，淘洗乾淨，使它們更能適合於客觀的需要。在祈禱的時候，我們又似乎是面對着真理之磐石，讓它把我們的憂慮拋開，把我們的恐懼消滅，把我們混亂着的心緒整理，在一個穩定了，澄清了的精神狀態之下，讓它回復我們的勇敢，光明，愉快。如果我們以前是無所適從的，而現在是無往而不適的；如果我們以前是怯懦的，而現在是無畏的，這便是祈禱的「應驗」。所謂祈禱的應驗，不一定是說我們所祈求的都能得到。如果所求的不是馬上能得到的，祈禱會叫我們忍耐；如果所求的是不應當求的，祈禱會叫我們把這願望放棄；如果所求的是要我們去努力的，祈禱會指

示我們努力的方法。

這樣的解釋祈禱，並不能代替祈禱的經驗。祈禱是一種多方面的靈性上的紀律，不是能夠用幾句話來完全解釋清楚的。我們要學習游泳，並不到課堂裏聽講，而是要到海濱或游泳池裏去實地練習。同樣的，我們若要真正了解祈禱，也必須實行祈禱的生活，在經驗中了解祈禱的意義。

最後，我們還可以說幾句關於我們所信仰的耶穌基督的話。我們是不是要稱他作「救主」？我們應不應當拿他的教訓作爲金科玉律？他是否也和我們一樣的受着時代和環境的限制？我們對這問題的答覆是：耶穌，同我們一樣，是時代的產物，然而耶穌却是超時代的。爲什麼耶穌是時代的產物呢？他不但有一般人的軟弱和試誘，他也受時代意識的影響，相信魔鬼，相信奇事，相信末日，相信天使；他是同我們一般人一樣，因而也有人的限制。假如他不是人，

無論他有什麼成就，無論他的人格多麼偉大，我們只有望洋興歎，因為他所做的，我們永遠不能做。然而爲什麼耶穌又是超時代的呢？他雖然不能完全超脫時代的影響，他的見解，他的生活，却是空前絕後的。「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只是我告訴你們……」這是何等的大膽，何等胸襟！但他說話的權威，我們却沒有方法去否認。像當時親近他的羣衆一樣，我們不能不「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耶穌的所以超絕古今，理由究竟在那裏？似乎兩千年來的基督徒對這問題都會有同樣的回答：我們看見耶穌就彷彿看見上帝。他們所以稱耶穌作「救主」，不是因爲他的智慧，也不只是因爲他的人格；這些都是可貴的，然而却不是耶穌所獨有的。他們所以信仰耶穌，承認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因爲他們覺得耶穌整個的生活是宇宙間最高的真理的表現，這就是宗教術語的所

謂「道成肉身」。當他告訴我們：「上帝愛世人……」的時候，我們不但想到上帝對我們的愛，也覺悟到上帝貫徹於宇宙萬物之愛。原子的構成是由於電子間相互的作用，器皿的構成，是由於部分間相互的作用，友誼的構成是由於朋友間相互的作用，推此而至於夫婦，家庭，社會，國家，都無不循同一的原理。原子可以毀滅，器皿可以破壞，禽獸可以相食，人類可以相爭相殺，地震風火雷電等無妄之災，可以把人傷害，但是我們之不能安於這些現象，要永遠努力，使這些現象不致妨礙人類的生存，這正表示着貫徹於宇宙的愛是正常的，而一切違反愛的東西，只是在整個宇宙規律裏所不可避免的現象，是人類追求真美善中所不可缺少的磨煉，是生活的大學裏所必有的課程。耶穌的死於十字架和他在歷史上永不止息的感力，正是這一個原則最有力的證據。我們之所以稱耶穌為「救主」，甚至稱他為「神」，也就是因為他在十字架上表現了

愛的本質。

耶穌沒有給我們一些生活上瑣碎的規矩，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改造社會的具體方案；他所給我們的是生命的活力，是人生的透視，這些東西是一個革命的偉大力量，是大時代的戰士所不可或缺的武器。讓我們踏着他的足跡前進！

(完)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非 常 時 的 認 識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使讀者從歷史的詔示，國際的現勢，人民的自覺，宗教的信仰，實際的經驗等各方面，去對大時代作正確的認識，使這認識能幫助他們更勇敢地負起大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種第一 |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 吳耀宗著 |
| 種第二 | 被壓迫者的福音 | 謝扶雅著 |
| 種第三 | 中國抗戰與國際現勢 | 胡愈之著 |
| 種第四 | 國外民衆怎樣幫助中國 | 鄭麥逸著 |
| 種第五 | 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 | 王一鳴著 |
| 種第六 | 民族解放的故事 | 胡仲持著 |
| 種第七 | 抗戰中的無名英雄 | 劉良模編 |
| 種第八 | 抗戰中的青年 | 錢國寶編 |
| 種第九 | 怎樣服務民衆 | 劉良模編 |
| 種第十 | 基督教會與經濟制度 | 應元道譯 |

類二第書叢時常非

動運教督基的時常非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有的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等問題，以及基督教本身修養與訓練，加以探討與敘述，使讀者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中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每册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 | 國外基督徒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 經過烈火的洗禮以後 | 國難期中的靈修 | 基督徒與極權國家 | 基督徒與戰時服務 | 國難期中的基督教運動 | 基督徒與聯合陣線 | 基督教與和平運動 | 基督徒與救國運動 |
| 江文漢譯 | 吳耀宗著 | 邵鏡三編 | 陳文淵著 | 余日宣著 | 梁小初著 | 孫恩三著 | 未定 | 徐寶謙著 | 沈體蘭著 |

非 常 特 叢 書 第 三 類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新 趨 勢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現行許多思想的態度方面。其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種第一 | 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 應元道譯 |
| 種第二 |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 張仕章譯 |
| 種第三 | 基督教與法西斯主義 | 應元道譯 |
| 種第四 | 基督教社會改造理論的批評 | 徐寶謙著 |
| 種第五 | 基督教與合作運動 | 張仕章譯 |
| 種第六 |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 張仕章著 |
| 種第七 | 基督教的合一運動 | 劉廷芳著 |
| 種第八 | 巴德宗教思想評述 | 趙紫宸著 |
| 種第九 | 基督教與新心理學 | 陳文憫著 |
| 種第十 | 基督教與新物理學 | 涂羽卿著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第 一 種

大 時 代 的 宗 教 信 仰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著 者 吳 耀 宗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總 經 售 香 港 聖 書 公 會
香 港 皇 后 行 二 樓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另 加 郵 費

Emergency Pamphlets, Series I
For General Readers, No. I

Abiding Faith

for a Nation in crisis

By

Y. T. Wu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ole Agent

THE 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Queen's Building, Hongkong

15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Dec., 1933

2
264393
(2)

264393
(2)